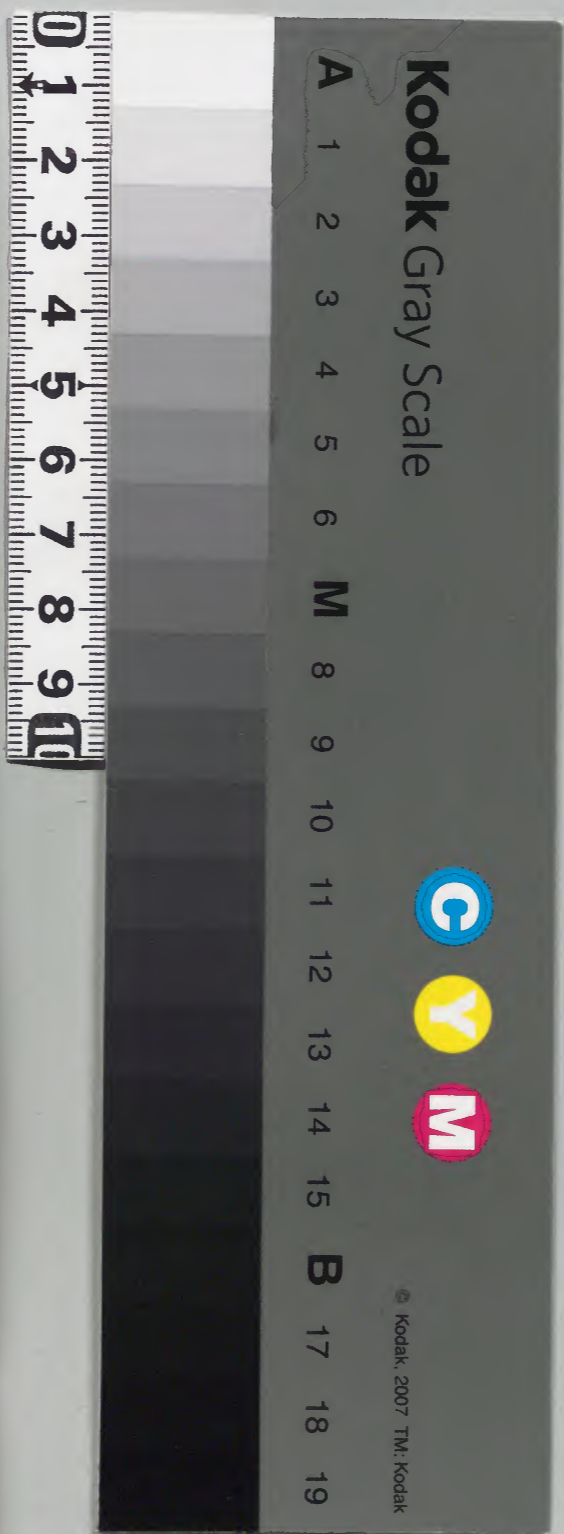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卷三十五之四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50)	
函號	別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三十五

百官志第二十五

梁劉令盈補注

淺草文庫

百官二

太常 廷尉

光祿勳 大鴻臚

衛尉

大農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

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

本注曰掌禮儀祭

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

漢舊儀曰贊一人秩六百石掌

贊天子

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

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

漢官曰員吏入十五人其十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

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事十六人守學事
臣昭曰凡漢官所載列職人數今悉以注雖頗為繁蓋周禮列官陳人役於前以為民極實觀國制此則宏模不可闕者也丞一人比千石禮注
曰如小本注曰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
樂正丞舉廟中其署曹掾史隨事為員諸卿皆然非法者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

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

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十三人廬

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禮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一人醫二人丞一

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

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

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暑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典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

酒皆一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博士十

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博士十

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

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

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

宣帝增秩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

神漢舊儀曰廟祭太祝令主席酒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守學事九人有秩百五十人祝丞一人本注曰掌祝

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八人

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

國祭祀掌陳饌具漢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奉食二十

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季二丞一人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

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漢官曰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一人奉食七人

佐十人學事四人守學事樂人八人佾舞三百八十八人盧植禮注曰太子令如古大胥漢大樂律卑者之子不得

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

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丞一人盧植禮注曰大為舞人樂丞如古小胥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漢官

曰員吏四人衛士一十五人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漢官曰員吏六人衛士二十人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案

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本注曰校長主兵戎盜賊事

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薄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時

節祭祀漢官曰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人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案食監即是食官

令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

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以來省前凡十

官案前書十官者未等均官都水雍大祝五時名
一尉也東觀書曰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光元年
省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

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

猶閣也易曰為閣寺官郊祀之事掌三獻漢官曰員更

寺主殿宮門戶之職十人四科三人百石二人千石二人佐六人騎吏八丞

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蔡質漢

郎解其府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郎年五十

對太學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無員以屬五官

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

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蔡質漢儀曰三署郎見

左右將執板不拜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蔡質漢儀曰郎

中解其府五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三本

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

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三郎並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

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
至千人戴鶡冠女右將府又虎賁舊絳虎奔言如虎之

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左右僕射左右陞長

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陞長主

直虎賁朝會在殿中漢官曰陞長墨綬銅印虎賁中郎比六百石

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荀彧言百官表注曰虎賁

諸郎皆父死節從虎賁比二百石郎本注曰皆無員掌

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

植為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羽林郎比

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

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

宿殿陞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前書曰初置名建章營

荀彧言百官表注曰言其巖屬整銳也案此則為巖郎

與志不同秦賈漢儀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在

大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

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本監羽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凡大夫議郎

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

光祿大夫掌弔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

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

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置大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

國之上卿漢官曰三十人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十人無常員

鴻者僕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為謁者臺率主謁者天

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蔡質漢儀

見尚書令對揖無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謁者見執板拜之

主殿上時節威儀漢官曰謁者三十人其二謁者三十人公府掾六百石持使也

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

曰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以下之喪掌使弔

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

能賓者為之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起

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

事謁者蔡質漢儀曰出府丞長史陵令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

右屬光祿勳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

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以文屬焉舊

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
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黃門郎
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徬車迎白示重
慎中與但以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戶騎凡三將

曰主車曰車郎及羽林令
主戶衛曰戶郎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

事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
學三人百石十二人斗食二人佐十三人學事一人

官醫衛士
六十人丞一人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關門凡吏民

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
年議郎衛林為公車

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
都宮長史位從將大夫自林始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

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關門兵禁戒非常胡廣曰諸門
部各陳屯夾

道其旁當兵以示威武
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衛士漢官曰
員吏九

十五人衛士五
百三十七人丞一人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漢官曰
員吏七

十二人衛士四
百七十二人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周禮司寤氏有夜士于
寶注曰今都候之屬本注

曰主劔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漢官曰右都候
員吏二十二

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
八十三人參贊漢儀曰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

虞車縛送付詔獄在候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覆丞各
見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丞郎皆揖

一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漢官曰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古今北宮門

蒼龍司馬主東門案雒陽宮門名為蒼龍闕門漢玄武

司馬主玄武門漢官曰員吏二人北屯司馬主北門漢

司員吏二人衛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曰員吏

二十四人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東明司馬主東門漢

衛士百八十八人朔平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吏五人凡

七門漢官曰凡員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

官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曰符用木

以符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史為封祭傳其有官位

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

目錄曰古三
卿太尉所部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

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

六人寺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

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漢官曰員

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與諸事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

丞一人

未央殿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與及殿申請諸馬漢官曰員吏十五人

日員吏七十人長樂殿丞一人漢官曰員吏十五人

率騎三十人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殿皆六百石令前書曰有大殿

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輪騎中與

省約但置一殿後置左駿令殿別主乘與御馬後

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乘馬分在河西六

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

監領古今注曰漢安元年七月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應劭曰兵獄同本注曰掌平獄

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胡廣曰讞實也

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吏文學十六

人百石十三人獄史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

人假佐一人正左監各一人前漢有左右監平世左平一

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決詔獄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

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

詔獄蔡質漢儀曰止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

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做請廷尉治嘉祥河南尹治世罪議以世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

周禮象胥手實注曰今鴻臚

本注曰掌諸

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替導請行事既可以

命羣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

方來亦屬焉

漢官曰員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

佐六人騎吏十五人學士五人官醫未元十年大匠應

順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直業

衣物敝朽暴露朝會邈遠事不肅給昔霸國盟主耳

諸侯於謀人子產以為大譏况今四海之大而百無乎

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諸郎

漢官曰員丞一人

治禮郎四十七人

漢官曰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吏

學事十二人守學事東觀書曰主齋祠饋贊九賓又有

公室主稠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案盧植禮注曰

大行郎亦如謁者兼舉形貌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

狄朝貢侍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別

火二令丞

如淳曰漢儀注別火

獄令官主治改火事及郡邸長丞但令

即治郡邸

漢官目錄曰右

後漢書卷三十六 百官志第二十六

後漢書卷三十六終

後漢書卷三十六

百官志第二十六

梁剡令劉昭注補

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法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朔廣曰又歲一治諸

主世譜差序秩第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法家十

漢書卷三十六終

後漢書卷三十六

百官志第二十六

梁剡令劉昭注補

人人學事
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

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書曰主簿一人秩六百石僕

石家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從官二人
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傳一人守其家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如漢日
主罪人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

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適未畢各具別之邊

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漢書

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半食十六人二百
石文學二十人百石二十五人佐七十五人學事一人

官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幣

藏古今注曰建初七年七月為大司農置丞一人秩千
石別主幣藏則部丞應是而後不制應劭漢官秩亦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漢官曰
員吏九

十九丞一人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

漢官曰員吏
百九十九人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春御米及作乾脯導釋

漢官曰員吏
百一十二人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

與皆屬郡縣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
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

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又有廩犧令六百石

中郎部分別而少為校尉丞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掌祭祀犧牲廩鴛之屬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十七人佐七人學事五人守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學事皆河南屬縣給吏者及雒陽市長

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員更三十六

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

機擢丞三百石別治中水官主棗陽教倉官中與

水渠在馬市東有員吏六人

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均輸者前書孟康注

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賈官更於

他處貨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鹽鐵論大夫曰往

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

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

貢故曰均輸關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

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故曰平準平

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不劫勞故平準均輸所

以平糴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

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效其織全

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賤買貨物以便上求聞

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

人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

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必苦女工繭稅未見輸之均

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即萬民並收並收則物騰

躍騰躍則商賈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

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以取貴未見準之平

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

而賈萬物也王隆小學漢官篇曰調均報度輸漕

委輸胡廣注曰邊郡諸官請調者皆為調均報給

之也以水通輸曰漕委積也郡國所積聚金帛貨

賄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前書又有

都內籍田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

六十五官長

丞皆屬之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

貨珍膳之屬

漢官曰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

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食三人佐六人

一

騎吏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少者小也小故稱少府王
者以租稅為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古者
作小府漢官儀曰田租芻粟以給經用也丞一人比千石
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也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漢官曰員醫二百
九十三人員吏十

九藥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漢官曰員吏六
十九人衛士三

十八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制太官左丞甘丞湯官
令秩千石丞四人秩四百石不與志同

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

丞主酒果丞主果荀綽云甘丞掌諸甘肥
果丞別在外諸果菓茹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

諸物及對泥漢官曰員吏
六十九人丞一人漢官曰員吏
百有八人府吏府也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

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漢官曰員吏五十八人
案桓帝又置鴻德苑令丞尉

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漢官秩云千石周禮太
僕千寶注曰若漢侍中本注曰無員掌

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

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

或置或否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
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

參乘佩璽秉劔員本入人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向

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書下司錄校尉見侍中執

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

時侍中莽河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

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

侍中郭舉與後官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

出外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

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

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

暮人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簿青瑣門在內宮南

權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

格再重裏青畫曰瑣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

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

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

旋復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與近密

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露由是王

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又曰諸

人官悉以議郎郎中稱秩如故諸署令

兩架冠陛殿上得召都官從事以下

小黃門六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眾事諸公主及王太

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本注曰

宦者主省中諸宦者漢官曰員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

宦者從丞主出入從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

四百石黃綬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別處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

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漢官曰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員吏十人

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漢官曰員吏六人吏從官三十四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暴室一人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漢官曰員吏九人吏從官三十六人丞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

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漢官曰員吏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屬僕射一人家丞八人

鈎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園遊觀之處漢官曰吏從官四十八人員吏四十八人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

注曰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

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南漢官曰又有署一人胡熟監一人濯龍監應劭

秩日秩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漢官曰

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漢官曰員吏十三人丞一人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漢官曰從官

士一人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工作御刀劍諸好

器物漢官曰員吏十三人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詩云

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

士人復故掌凡選舉及選下尚書曹文書眾事蔡質漢儀曰故

公為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銅印墨綬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

下眾事蔡質漢儀曰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僕

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讓相迴避衛士傳不得在臺官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

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郎為尚書左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吾

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章句曰

分為四曹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斷獄蔡質漢儀曰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三公尚書二人

典三公文書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常侍曹尚書主公

卿事蔡質漢儀曰主常侍黃門御史事世祖改曰史曹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

二千石事漢舊儀曰亦云主刺史蔡質漢儀曰掌中郎官水火盜賊辭訟罪責民曹尚書

主凡吏上書事

蔡質漢舊儀曰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

客曹尚書主外

國夷狄事

尚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今尚書官王之喉舌

世祖承遵後分

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

蔡質漢儀曰天子出

獵駕御府

凡六曹

周禮天官有司會曹郎屬之鄭玄曰若今尚書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

吏民章報及騶伯史

蔡質漢儀曰捨典臺中網紀無所不統

右丞假署印

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

蔡質漢儀曰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康假錢穀與左丞無所

不統凡中宮漏夜盡鼓鳴則起鍾鳴則息衛士甲乙微

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

三刻後雞鳴衛士候木雀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應劭曰楚

歌今雞鳴歌也百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因始銅陽公

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

侍郎三十六人

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

起草

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

主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選為縣令秩滿

自占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不治嚴

一月準謁公卿陵廟乃發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還車

執板住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

右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

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射執

板拜朝賀對揖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增

劇曹二人合二十一人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尚書令史員功滿未嘗犯禁者以

補小縣墨綬蔡質曰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有吏能為之決錄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又缺補之世祖

始改用孝廉為郎以孝廉丁郡補焉郡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

-11 153 24 893" data-label="Text">

世祖怒曰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郎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為郎郡守

叔春京兆陽陵人也。有高節，正直不撓。後拜汾陰令，治有名迹。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殺妻送。鄭獄誰當，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服罪。且耶一妻冠履勿謝，治有異卒於官。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

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在中主

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漢官曰：當得明法律郎周禮掌節有虎節龍節皆金也。于寶注

曰：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周禮又曰：以英蕩輔之于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

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符節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書

春秋曰：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

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土治五宮之政令于寶注曰：舊御史中

丞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風俗通曰

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為吏主賦舍凡守其閤戶蔡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

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為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

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選明

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孝宣感路溫舒著秋

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

書御史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

即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惠帝

以後無所平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

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

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蔡質漢儀曰其二人

者夏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為刺史仁行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板揖

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

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

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

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

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

其職於少府每立秋獵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

事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

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官者昆臺

昆臺本名

甘泉居室 飲飛 飲飛本名左 三令二十一丞又省

武帝改 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

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

百石宦者為之轉為兼副或省故錄本官

蔡質漢儀曰少

府符著出見都官從事持板都官從事入少府見符著持板漢官目錄曰古三卿司空所部

後漢書卷三十七

百官志第二十七

梁刻命劉昭注補

百官四

執金吾
太長秋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北軍中候

城門校尉
司隸校尉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

漢官秩云比二千石

本注曰掌宮外戒司

非常水火之事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

月三繞

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

應劭曰執金章以禦非常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三十七

百官志

一

十人四科 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注緹綺丞一人比千石漢

秩云六 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漢官曰

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與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 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金吾緹騎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

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

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

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

及左右京輔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

師不領官屬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官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奏將行宦者景帝更為

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

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

后 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

千石中興省太減秩二千石以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

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帑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丁孚漢儀曰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儀比御府令丞一人本注曰宦者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

門冗從丁孚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為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

鄧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

中閣道

中宮樂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

上亦宦者主中諸宮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是

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

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

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

吏皆以宮名為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長樂五宮吏未瑒之類是也

本注曰帝祖母稱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長

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長

樂又有衛尉僕為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丁孚漢儀

曰丞六 其崩則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子宮

屬 漢官曰置吏十三人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

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漢官曰十三人選良家子孫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

府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 漢官曰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 本注曰舊注云

職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

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侍中

太子洗馬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

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漢官曰選郎中補也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徵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

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蔡質漢儀曰位夫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省謁者領之章帝建

初元年復置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

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

列于道側漢宮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列樹以表道並以爲林圃四者皆木名治宮室并主

之毛詩傳曰椅梓屬也陸機堂木疏曰梓實桐皮丞一

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屬將作大匠前書曰屬官又右左右中候右庫

東園王章左右前後中校士令丞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維陽城門十二所

周禮司門于寶注曰如今校尉

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周禮

二人于寶曰六百石蔡質漢儀曰門候本注曰維陽城

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漢官秩曰平城門爲宮

二千石李尤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北宮門屬衛尉

其餘上西門

應劭漢官曰上西所以不絕自者漢家初成故丹鏤之李尤銘曰上西在季位月

戎雍門

銘曰雍門處廣陽門銘曰廣陽位津門銘曰津

位季

小苑門開陽門

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

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

遂堅縛之刻記其年月因以名焉銘曰開陽在孟位月

惟

耗門

銘曰耗門值中東門銘曰中東處上東門銘曰

少陽厥

穀門

銘曰穀門北夏門銘曰夏門值凡十二門

秦質漢儀曰雒陽二十四街衙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

漢官曰員吏七人候自擇

碑召通大鴻臚一人斗食

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本注曰掌宿衛兵漢官曰員

七百人領士

司馬一人千石

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也案

紀光武改青巾右校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為允

本注曰掌宿衛兵

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七人領士七百人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初置掌上林苑本注曰掌宿

衛兵漢官曰員吏七十人領士七百人

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如淳曰長水胡名也章昭曰

故以為名長水蓋中小水名

本注曰掌宿衛兵

蔡質漢儀曰主長水

吏百五十七人烏桓

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

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服虔曰工射也實中聞本聲則射中之故以為名

注曰掌宿衛兵

蔡質漢儀曰掌待詔射聲事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

司馬

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

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

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

射聲

案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

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

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

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郡塞

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蔡質漢儀曰職在典京師外都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

二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

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言表注曰司隸校尉周官也征和中陽石公主丞蓋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隸臣召曰周無司隸豈即司寇乎

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前書曰置從中都官

徒千二百人捕巫蠱

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

領一州

蔡質漢儀曰司隸詣臺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

揖公儀朝賀無敬臺召入

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

皆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

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

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博訪

日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掾擊貴戚

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眾事別

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眾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

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

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

通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錄閣下事省

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

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

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

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

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

雒陽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

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

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後漢書卷三十八

百官志第二十八

梁剡令劉昭注補

百官五

州郡 匈奴中郎將 關內侯 王國

縣鄉 烏桓校尉 宋衛國 四夷國

亭里 護羌校尉 列侯 百官奉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

迎界上諸書不同也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

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蔡質漢儀曰

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

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

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

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

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

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詭言四條二千石選

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

勢請託所監大條一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

賂割損政令諸州刺史初除此諸持板揖不拜獻帝起

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

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鉅鹿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

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

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

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隸校尉以并雍州部郡得

部分屬豫州冀州雍州涼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

弘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

都武成金城西平西郡張掖酒泉敦煌西海

漢興未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部省交州以其部屬荆州

荆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典其舊所部

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益

州本部郡有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并荆越雋益州

末昌犍為屬國蜀郡屬國廣漢屬國今并得交州之鬱

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潁川陳國汝南沛國

梁國魯國今并得河南南陽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

下邳廣陵彭城東海琅邪利城城陽東莞凡八郡青州

得齊國北海東萊濟南樂安凡五郡獻帝春秋日孫權

以步騭行交州刺史東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

觀書曰交趾刺史持節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

胡廣注曰巡謂驛馬也縣次錄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

傳駕之以走疾猶言古附錄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

狀實其真偽有侵考殿最胡廣曰課第長吏不稱職者

冤者即時平理也初歲盡詣京都奏事胡廣曰

最察上尤異州又狀州中人初歲盡詣京都奏事胡廣曰

吏民茂才異等歲舉一人初歲盡詣京都奏事胡廣曰

條應繩異者輒覆問之不如柔吐剛也歲盡中興但因

廢所狀納京師名奏事差其遠近各有常會中興但因

後漢書卷三十八 百官志 二

計吏胡廣曰不復自詣京師其所道皆如舊典東觀書

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

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

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眾職下章所告及所自

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勅戒其

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窺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飢

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

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

爾者邪如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

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

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

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

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

六荊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二并州

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

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

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

稍復增之臣昭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

庸有取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周遠近維

縉群后克穆共康兆庶爰及周衰稍競吞廣邦國侵爭

遂懷貪略猶歷數百年乃能成其并一豈非樹之有本

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弟終龕諸呂之難漸割列郡

本復約其職還舊制斷親奏事省人借煩漸得自重
 之路因茲以降彌於歲年母后當朝多以弱守六合危
 動四海演弊財盡力竭綱維維撓毀而八方不能內侵諸
 侯莫敢入伐豈非幹強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
 靈在位橫流既及劉焉微偽自為身謀非有憂國之心
 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稱宜重教伯謂
 是鎮壓萬里挾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未為國本長期
 勝術哉夫聖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典
 制猶云事久弊生無或通貫故變改正服革異質文分
 爵三五參差不一況在豎駭之君挾姦詐之臣其所創
 置哉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
 益土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下制盡於燕朔劉表制
 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之珍滅禍原乎此
 及後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鉞之重
 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
 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置御史
 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
 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
 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乃江表平
 定天下合之為一當備戰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
 者罷其兵刺吏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類詔條入奏事
 京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蓋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體
 也其便省州牧晉武帝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
 事後嗣續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天下昔王畿之
 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廣袤兼遠爭強虎視之良遷
 革終之日未嘗不藉蕃兵之權挾董司之力逼迫伺隙
 陵奪冲幼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昆弟梟懸伯叔
 屠裂未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傾輕余
 襲莫或途改致維京有衝壁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胡
 羌遊颶氏鮮更起摩滅羣黎流禍百世堅冰所漸兼綠
 茲盡嗚呼後之聖王必不又滯斯迹靈長之終當有神
 算不蒸則雄捍反拒之事懼甚於此心憑強作害之謀
 方盛於
 後意 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
 史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
 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 王
 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

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

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

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

何以文無害歲盡遣吏上計盧植禮法曰文無所枉害

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

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

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古今注曰

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

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廣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

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耕

出戰乃裹糗糧干戈載揚四方莫當自郡國罷材官騎

之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典

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置然不及講其射御用

其戒警一巨驅之以節強敵猶鳩鵲捕鷹鷂豚羊弋豺

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

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

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為已功

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

謂棄之跡其禍敢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

如公府曹無東西曹

蔡質漢儀曰河南尹有功曹史主

新論曰王莽時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

本注曰諸曹略

可折衝壘難若指於常故置右扶風

皆置諸曹掾史

威抑私力也雖四海殘壞王命未洽

皆置諸曹掾史

石親事一日為四百石二歲而遷補

皆置諸曹掾史

據出考案與從事月

有功曹史主

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

書催期會無令史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漢官

日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

三十五人官屬掾史五人四部督郵史部掾二十六人

案獄仁恕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史二百

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

三十人幹小史屬官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

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

之應欲漢官曰前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

下為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為令

荆陽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樓中

王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祖帝時以江南陽安為女

公主邑改號為令主覺復復其故若此為繁其本俗說

代之書斯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

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

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

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

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諸對

辭窮尤因收主者掾史關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糾責以

明下轉相督勅為民除害也明帝詔

書不得修辱黃綬以別小人吏也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

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史記秦并天下吏郡

縣銷兵刃示不復用

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

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

察姦宄以起端緒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

卿二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

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

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漢官曰律陽合

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史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大人佐史

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官察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漢官

戶五千則掌一鄉人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其鄉小者

縣置嗇夫一人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皆主知民善

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

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

武者皆扁表其門以與善行游徼嗇夫禁司姦盜又

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風俗通曰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

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

尉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

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部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一人

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

就田應合選為亭長亭長課徼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犢行嗇帶劍

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劫

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史舊名負弩改為亭

謂亭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

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

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

以告監官

風俗通曰周禮五家為隣四隣為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同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秋通其

也所

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荒夷犯塞

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

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為治其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四吏以威方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亡借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八吏賤買貴貴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勝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強侵陵羣下二大也民其富傾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民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為權七大大也恩行於吏八大大也民服信以少為多九大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大也民之基業畜產為人所苦十大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

曰絕吏之罪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

實審其謀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向上下不和而結其讎太公曰為君守成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

聖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微事其都有

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

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

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胡廣曰鹽官治坑而得鹽

或有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鑄銅為器械當鑄冶之時扇熾其火謂之鼓鑄有工多者置工

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

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具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

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

所置亦然應劭漢官曰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以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當送迎焉得賜弓馬

檀弓他物百餘萬謁者事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物自受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并領鮮卑客賜質

子歲時胡市焉晉書曰漢置東夷校尉以撫鮮卑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司

馬二人皆六百石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

注曰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

如郡丞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

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

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為置丞

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胡廣曰後漢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

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

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

內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

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前書曰改漢內史為京兆

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

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漢舊儀曰大司徒

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參議太傅但曰傅臣昭

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也

夫高祖之創業也豈直鴻勳碩德大庇羣生蕩其毒虐
 曆之和泰而已哉至於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蕃維盤
 規謀弘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為
 重故宋昌曰外畏齊楚淮南斯非效與事過則弊孰
 通之全圖之難誠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益亦既得之
 前矣故賜以几杖用息姦謀嗣隕局下怨生有以逮
 師構亂兵交梁闕禦侮推冠肇自密戚景帝遂削
 之權刻骨肉之援封為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為主而
 賤其臣矯枉過甚遂臻于此呂霍之危朝后族愈貴
 來寵吳楚之叛奔侯王恒借以受誚故賈誼欲眾建
 少其力列虛以侯其生此乃達觀深識監于親陪之
 者也冢嗣必傳萬里之地分支欲使動搖不得於經
 遠算且已礙矣復哀平之際劉氏偏於四海宗正著
 遂以萬數及乎後漢彌循前迹光武十子並列畿外
 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庇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亦
 不足為強此所以本枝之援終以少固若使漢分兩
 置二三親國剖吳楚樹數四列蕃割遼海而分皇枝
 隴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貴民無定限許
 養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不得削必傳劉氏
 傳所奉發其侵伐亦并之數峻其他族篡殺之科制其

人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君臣臣未許百
 禮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運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
 歸懷賢抱智隨所適樂土強弱相伴遠近相推舉其大
 略其小滯與其畫一班之海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
 不得與勤王之師諸蕃國自非雜互篡主不降討
 伐之詔大牙相經共為嚴國雖王莽善盜將何因而敢
 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士斯無俟極聖然克行明賢
 相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肢也當使筋骨
 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是以相衛豈有割
 致腹取骨肉以增頭刻背露骨剝膏腴以相衛而謂
 類魁岸可得比壽松晉喉咽擁腫必能長生義視哉漢
 氏得之微猶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滿數十年爰自
 晉世矯枉太過入列皇朝非簡賢之授唯親是貴無
 智之辨不能勝衣冠早據公相之尊童蒙幼子遍登槐
 嶽之位職應論道而未離保母之養續侯賦政而服
 三尺衣英賢大度稟彼昏雅高才碩儒恭承藐識公
 覆而不憂美錦碎而愈截兼授若流迴遷競路才駑
 重功勞多曉比名於公旦夕同罪於盜賊聲實隆
 可以充德貶退刑輟不足以塞咎或力強濟聲實隆
 燦猜畏逼身受其弊覆滅分體若梟仇寇齎粉同氣

過他逆忠貞之士橫罹其凶志節之人狼狽其禍關伯
實沈繼踵史筆顯思顯甫比有國書趙倫以秦思辨天
齊攸以賢明謝世枉鬱殄夷寬孫就盡不可勝載矣豈
周漢之君多孝悌之性晉宋之主稟豺狼之情蓋率
使之然也朝行斯術夕窮崩亂未能革後來事愈甚蒼
生爲此將盡矣四海爲此構賊矣聖帝英君欲反斯賊
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罷皇敵入官之禍寧
盟控礪河之篤乃可還險墜之路反乎全安之轍也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東
其細封削細者中尉郎中令一人僕一人皆千石本注
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
職皆并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
武帝改但曰僕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本注曰治
書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

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者
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禮樂長
本注曰主樂人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醫工長本注曰
主醫藥未巷長本注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本注
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自禮樂長至此皆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
曰無員

衛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常爲衛公安
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五經通義二王之後不考
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禮以祭其始祖行其正
朔此謂通三統也二恪者敬其先聖封其後而巳無味

異者

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
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之所
食吏民後避武帝諱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
推恩分眾子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
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
車騎將軍胡廣漢制度曰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賜位朝
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
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
胡廣制度曰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胡

王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為宮室自有制度至
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一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
其以守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
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
于侯以戶數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
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
中興以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
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關內侯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
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古今注曰建武六
年初令關內侯食邑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無土
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荀綽晉百官表
注曰時本國未

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劉劭制曰春秋傳有庶
長帥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
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大卿居則
田警則以戰所謂人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
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
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間晉族師黨正
別長卿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
所以異在國之名也奏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後其
師人亦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
至不又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
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
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
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
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
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三乘步卒七十
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
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二爵曰
上造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
步卒也一爵曰簪髮御駟馬者要褻古之名馬也駕
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髮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

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
也六爵為官大夫七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
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
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
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
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
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
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
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
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差右庶長即左
右偏裨將軍也古今注曰成帝鴻
嘉二年令吏民得買爵級千錢

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大將軍三

公奉月二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

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

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
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
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
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

一斛漢書音義曰斗食祿日以斗為計佐史奉月八斛古今注曰永初三年初與河

尹及雒陽員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職
此言豈其安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則曰百石秩為大
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荀綽
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

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舉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
手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
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
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
斛三百石月錢一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
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獻帝起居注曰帝在

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軍師用度非一公卿
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秋石為率賦與今各自收此
租稅

贊曰帝道淵默象帥脩德寡以御眾分職乃克不置不
監無驕無忒程是師徒寧民康國

後漢書卷三十八終

後漢書卷三十九

輿服志第三十九

梁刻合蜀郡注補

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駟車	青蓋車
緣車	皂蓋車	小駕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載車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導從車		
車馬師				

書曰明試以功

孔安國曰攷試其居國為政以差其功

車服以庸孔安國

車服以旌其德用所任也又一通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化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輿服志

一

其能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爲之盡其情也奔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與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

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絳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遽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節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脅矣於是相貴以等相譏以貨相賂以利天下之禮

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于設錫冕而儻大武鄭玄注禮記曰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壯大路殷天子之禮也白牡殷天子之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鑊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鄭玄曰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樽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此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曰素衣朱褱褱繡領也鑊簋謂刻而飾之也大夫刻之為龜耳諸侯節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大夫士當繡組紘纁纁邊詩刺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

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祭藻稅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屬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已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于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

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春秋釋

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迴曲其

輶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

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孝經援神契曰斗杓杓杓象

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

曲似蓋也天罡入魁又似御陪乘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為夏車

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世木云奚仲始作車

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為時奚仲駕馬臣昭泰服

史考所周室大備官有六職日工與居一焉周禮曰審

飭五材以辨民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

日時六材皆良鄭玄曰取幹以此至弧旌枉矢皆出周禮

鄭玄曰即輿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輻日象日月鄭玄

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蓋弓二十八日象列星龍旂九

旂七日齊軫鄭玄曰軫謂以象大火鄭玄曰文龍為旂

火蒼龍宿之心其鳥旗七旂五日齊較鄭玄曰較者

日象鵝火鄭玄曰鳥隼為旗州里之所建熊旗六旂五

日齊肩日象參伐鄭玄曰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龜

旒四旂四日齊首以象營室鄭玄曰營室武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

體而四星而弧旌枉矢日象弧也鄭玄曰觀禮侯氏載龍旂以

張縵之輻有衣謂之鞬又為設天象弧星有矢注禮舍文

嘉曰旗有九名日月為常此文龍為旂通帛為旟旒雜帛為旌
 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旂旒通帛為旟旒雜帛為旌
 象盧植注非其義也枉鈴蓋應為枉直謂在禮曰矢在矢此諸侯
 曰下之所建者也天白虎通曰居車前中不內顧也聲者車中不
 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曰升車必疾也驚者車中不和
 內顧所以有和驚以正威儀故詩云其聲和驚雅和敬舒則
 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驚設衛者云許慎曰詩云驚
 同魯訓曰馬二設也又曰驚設衛者云許慎曰詩云驚
 鎗則一馬二驚也又曰驚設衛者云許慎曰詩云驚
 曰在玄乘與馬賦注曰驚杜預注左傳亦曰驚周禮注曰和
 衡傳玄乘與馬賦注曰驚杜預注左傳亦曰驚周禮注曰和
 象驚皆以金為鈴史記曰前有錯衡九旒所以養目也步寢
 持虎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馬
 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馬
 天子五路周禮王五路一曰木路二曰金路三曰象
 路四曰革路五曰玉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象

路亦軍事也謂以玉為飾孔安國曰大路以玉飾
 路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
 鄭玄曰玉在焉曰路以玉飾諸玉也傳玄乘與馬賦注
 曰玉路重絞也韻集
 錫樊纓十有再就盧刻金為之所
 謂當背士喪禮曰馬纓三就以制革為之三就三重三
 匝也鄭玄曰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
 之十二就就成也杜預曰纓在馬脅前如索帶乘與馬
 賦注曰繫纓飾以建大常十有二旒九仞曳地鄭眾曰
 旒之畫日月者鄭玄曰七尺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崔駰
 為何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
 領曰登天之靈之威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秦并
 路駕太一之象車
 天下開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
 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漢承秦制御為乘
 金根乘輿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為飾漢承秦制御為乘

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輅者也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

輪皆朱班重牙 周禮曰牙也者以為固抱也鄭眾曰牙謂輪鞅也世間或謂之鞅 貳轂

兩轄 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 金薄

繆龍為輿倚較 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曰榘文盡蕃蕃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為

較 文虎伏軾 魏都賦注曰軾車橫覆膝人所馮上者也 龍首銜軛左右吉陽

甬鸞雀立衡 徐廣曰置金於衡上 榘文畫輶羽蓋華蚤 徐廣曰翠羽蓋

黃囊所謂黃屋重也金華施轅末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為蓋如雲

龍象金作華形蓋皆低曲 建大旂十有二游畫日只升龍駕六馬 東京賦云

六莖虬象鑣鑊錫金鏤方鉉插翟尾 獨斷曰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

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方鉉鐵也廣六數寸在馬駿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綜曰鉉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翟尾結著之顏延之幼誥曰鉉乘輿馬防鉉

角所以防罔羅鉉以翟尾鐵翻象之也徐廣曰金為馬髦 朱兼樊纓赤屬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鼈牛尾為

之在左駢馬軛上大如斗 徐廣曰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駢駢亦名駢蔡邕曰在最後

左駢馬頭上 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

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

四後從為副車 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

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為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

駕六許慎以為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

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為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畧各養一馬也諸侯亦

四馬願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乘者駕

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乘者駕

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蔡邕奏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此非一也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轉耒耜之服上

親耕所乘也新論桓譚謂楊雄曰君之為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

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東京賦曰立戈池臺農輿路木薛綜曰戈甸子戟長示置

車上者邪柱之池邪也是謂戈路農輿三蓋所謂耕根車也東耕于藉乘馬無飾故稱木也賀循曰漢儀親耕

青衣幘東京賦說親耕亦云鸞路蒼龍賀循曰車必有鸞而春獨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賦又

曰介御間以刻耜薛綜曰耜耒金也廣五寸著耒耜而載之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置御之

右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駟轉胄甲弩

之箠

漢制度曰戎立車以紅代周官其矢箠通俗文曰戎服車箠也顏延之幼誥云弩矢也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朝綬輪繆龍繞之一曰關猪車親

校獵乘之

魏文帝改曰關虎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

重翟羽蓋者也

加交路帳裳

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

非法駕則乘紫罽駟車

字林曰駟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

駟也釋名駟屏也四屏蔽婦人乘牛車也有駟曰輜無駟曰駟傳子曰周日輜車即輦也

雲極文畫

輶黃金塗五末

徐廣曰未詳疑謂前轅及銜端轂頭也

蓋蚤左右駢駕三

馬

長公主赤罽駟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駟車大貴人加節畫駟皆右駢而已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

蚤黑楯文畫輻文駟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

曰王青蓋車徐廣曰旂旗九疏畫降龍魏武帝令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為是特賜非侍中鄭濟

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得乘金路與天子同此自得非特賜也

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駢駕三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公

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繪蓋黑輻右駢車

輻者謂之駟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輻其千石六百石朱左

輻輻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

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案本傳舊與傳車駟駕乘亦惟家唯

郭貢為冀州勅去襜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

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

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

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

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景

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常謂之屏星

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輻得銅五末軛有

吉陽箭中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

以上皁繪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

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

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卿車者也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鷺各乘其夫之

安車右駢加交路帷裳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鞜駟車銅五末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

乘薛綜曰屬之言相連屬也皆在後為三行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

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

見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

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

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旂

雲罕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武王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京賦曰雲罕九旂薛綜曰旂

名鳳凰關戟薛綜曰關之言不也取四戟為車邊皮軒鸞旗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

大駕則御鳳凰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車或曰即曲禮

前有土師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建蓋在中民或謂

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後有金鉉黃鉞說文

曰鉞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黃鉞玄鉞殷執白鉞周執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

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

半之屬車皆阜蓋赤裏木輪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載

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侍御史載之豹尾以前比省中小學漢官篇曰

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

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

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

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

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與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輶

輒弩服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

尉司馬史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

幡旂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孫吳兵法云有巾有蓋

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

焉

大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

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周禮氏于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

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

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勅

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輓其送葬

白堊已下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

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

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楹文畫

幡長懸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

也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
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
干也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
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

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
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纂要雒陽亭長車前吹管設右

兩璣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
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

文車輪下侍開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
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四如案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
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

州置屋二區有承驛吏比百條所受書每月吉上卒皆赤幘
終驩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

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
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韃弓鞬九韃通俗文曰

韃諸侯王法駕官屬傳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
張弓帶韃遮迺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

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
所假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楯文畫鞞龍首鸞衛重

牙班輪并龍飛輪

薛綜曰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

然但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輪轄頭也楚辭云倚結轄

今太息王逸注曰重較也李九小車銘曰轄之噉噉疏

達開通案二家之言不如綜注所記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楯文畫輶輶吉陽箒朱班輪

鹿文飛輪旂旗九旂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輶朱班

輪鹿文飛輪九旂降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二千石以

下各從科品諸輶車以上輶皆有吉陽箒諸馬之文案

乘輿金鏤方鈇插翟象鏤爾雅注曰鏤馬勒龍畫總洙

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幘鏤鏤毛傳曰人君青兩掖鷲尾

附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

王公列侯鏤錫文髦朱鏤朱鹿朱文絳扇汗青掖鷲尾

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青掖尾當盧文髦上下皆通中

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後漢書卷四十

輿服志第三十

梁刻令劉昭注補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四十

輿服志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鵝冠	幘
佩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輿服下

冕冠

爵弁冠

進賢冠

方山冠

樊噲冠

佩刀

綠綬

黃綬

長冠

通天冠

法冠

巧士冠

術氏冠

印

紫綬

青紺綸

委貌冠

遠遊冠

武冠

却非冠

鵝冠

黃赤綬

青綬

后夫人服

皮弁冠

高山冠

建華冠

却敵冠

幘

赤綬

黑綬

冬

終

後漢書卷四十

輿服志

之以絲麻觀蠶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
五采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頰胡之制遂作冠冕纓
綈以為首飾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
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以乾以有
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孔安國注尚書曰華象草
華蟲作績宗彝古文尚書績作會孔安國曰以五采成
雜也藻火粉米孔安國曰藻水草有文者火黼黻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繡杜預注在傳曰白與黑謂之繡黼黻繡繡孔安國曰
天子冕服十二章

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國曰以五采明施天子備

章鄭玄周禮注曰比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

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

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鄭眾曰大裘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

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鄭玄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績人職曰鳥獸蛇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是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繪以為績則衣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大九日黻皆繪以為績則衣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三章凡五也
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法言曰聖人文質備也
車服以章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邊
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銷吾無以見乎聖

也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禘玄
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
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履以禮天
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
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春南北郊東平王蒼
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也
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
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
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黎黎
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
以則天數旒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
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
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
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

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
采大佩赤舄絢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
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禘玄長冠五
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禘玄以從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冕上覆玉藻周禮曰五采繅十
有二就皆五采五
十有二玉笄朱紘鄭玄注曰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
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
之每一而貫五采玉十有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
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
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繅九
纁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絺
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
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
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

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

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

二旒以其綬采色為組纓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爲冕纓焉禮記曰玄冠朱組纓

天子之服是也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

珠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與此不同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為

組纓旁垂黻纁呂氏曰黻黃色也黃綿為之禮緯曰旒垂曰纁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

薛綜曰以珩王為充耳也詩云充耳琇瑩毛萇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瑋瑩美石也諸侯以石郊天

地宗祀明堂則冠之秦魯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大冠衣裳玉佩備章采

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纒為之制如板以

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

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衾玄

獨斷曰衾紺繪也吳都賦曰衾皐服也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絳示其赤

心奉神也五郊衣績絳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

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

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也委貌以皐絹為之

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太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

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衆周禮傳曰衣有襦裳者為端鄭玄曰謂之端取其正

也正者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三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

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阜領袖下

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皮弁質也石渠論玄冠朝服

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鞞白虎通曰三王與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為裳也言要中辟積也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繪其

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筭所謂夏收殷皞者也獨斷曰服

前大而後小夏純黑亦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六升布為之詩云常服黻皞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以

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

之禮曰朱干玉鉞鄭玄曰朱干赤冕而舞大夏此之謂

也大盾也鉞斧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

山展筓為述乘輿所常服獨斷曰漢受服衣深衣制有

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

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今

下至賤更小吏皆通制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為朝服

云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

也獨斷曰禮無文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筓

獨斷曰鐵為卷梁高九寸漢書音義曰其體側立而曲注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

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

近臣謁者服之

史記鄴生初見高祖儒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丹之纓纓耳

赤丹紕裏衣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絢履案此則亦通于天子

進賢冠右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

寸長八寸公侯三梁

胡廣曰車駕巡狩幸其國諸侯衣玄端之衣冠九旒之冕其盛法服

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梁冠卑單衣其歸國流黃衣卑云晉公卿禮秩曰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二梁冠黑介幘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

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

示加服也

獨斷曰漢制禮無文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為為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

著兩梁尚書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陞位堪欲令此大夫兩梁冠不宜許臣伏惟太官令職在典掌王饗統六清之飲列八珍之饌正百品之差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慎口實之御防有敗之姦增崇

其選侍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鞞沂冠有兩梁所以殊親疎

辨內外也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為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比大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以其傳先土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冕猶此言之兩梁冠非必列於位也建初中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即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

平六年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位從千石六百石

法冠一曰柱後

獨斷曰柱後惠文

高五寸以纚為展篇

前書注曰纚今

之疑通俗文

鐵柱卷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柱言其厲直不曲撓

執法者服

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

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

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

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豸也臣昭曰或謂獬豸豸非定名在兩

角未足斷正安不存
其豎飾令兩為冠平
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
繁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
之

武冠 一云古緇布冠之一 象也或曰繁冠 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 晉

卿禮秩曰大司馬將軍尉驃騎車騎衛軍 侍中中常侍 諸大將軍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平上幘

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又名騶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

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應劭漢官曰說者以

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

徐黃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即越而用之說者蟬取

於冠因遂 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

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 獨斷曰

婦人縷鹿薛綜曰 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約春秋

左傳曰鄭子臧好鷓冠前圓以為此則是也 說文曰鷓

鳥 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穀為之祠宗廟太子八佾四時

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

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云

獨斷曰
禮無文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官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

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獨斷曰禮無文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以進賢衛士

服之獨斷曰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

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

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其

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遽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

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鐘冠者是蔡邕曰其說未聞

諸冠皆有纓鞋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鞋以青系為緄加雙鵠尾豎

左右為鵠冠云莊子曰纓胡之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

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鵠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

文袴白虎文劔佩刀虎賁武騎皆鵠冠虎文單衣襄邑

歲獻織成虎文云鵠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

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徐廣曰鵠似黑雉出於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

擇兩鵠鷺鳥之暴疏者也每所獲撮應爪摧劔天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

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
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
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
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古今注曰建武
十三年初令
長皆小冠獨斷曰公卿侍中尚書衣卑而入朝
考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為朝臣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
頰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
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袖以表貴賤其
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縠之施巾連題却覆之
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幘也頭首嚴幘也至

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上
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
曠收方三十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
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皂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
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
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
少未遠冒也喪幘却縠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
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
也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
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
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
無巾故言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

後漢書卷四十一 輿服志

宜短耳各隨其宜漢舊儀曰是
齊細慎耕青慎秋獵劉服細慎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徐廣曰韍如中蔽膝貴賤有殊

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

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

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遂徐廣曰今名遂為緹以為

章表故詩曰韞韞佩璲此之謂也韞韞佩玉貌璲瑞也鄭玄箋曰佩璲者以

瑞上為佩佩之韞韞然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

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

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瑠璜皆

以白玉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瑠璜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衝下有雙瑠璜瑠璜以

之衝牙瑠璜以納其間玉藻曰右徵角左宮羽進則趨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璜鳴焉纂要曰璜所以納間在

玉之間今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

為祭服云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

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

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

爪文虎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鑣口

之飾通俗文曰乘輿者加翳翠山紆嬰其側左傳曰

黃曰翳佩刀削上飾下飾也鄭玄詩箋曰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秋繁露曰劍之

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臣

後漢書卷四十一 禮儀志

賜案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劍劔之與刀形制不同
名稱各異故蕭何劔履上殿不礙為刀而此志言不友
劔如為
未備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
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
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巔楚諸侯
王以下以絲赤絲麤滕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
剛卯既決靈爻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
教變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變化慎爾
周伏化茲靈爻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痺莫我敢
當凡六十六字
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

百首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

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上書信璽發兵徵大
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
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
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滕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
天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
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吳書曰
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
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彩從
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方圍四寸上有紐文槃五龍璽七寸管龍上一角缺
帝起居注曰時六璽不自隨及還於閣上得晉陽秋曰
冉開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戲之
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昊天之日
皇帝壽昌泰舊璽也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

諸侯王赤綬

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纁朱綬

四采赤黃纁紺淳青

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皇太子朱綬三百二十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

尺二百四十首

前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綬綬綬音

良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綬綬音瓜其色青紫綬字亦蓋音同也傳寫者誤作繫公加殊禮皆服之何承天云綈音媯青紫色綬綬紫色也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

前書曰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

以實憲為車騎將軍始加金印次司空 公主封君

紫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

七尺百二十首

一號青綈綬

自青綬以上綈皆長三尺二寸

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綈者古佩璪也佩綬相迎受故曰

綈紫綬以上綈綬之間得施玉環鑄云

通俗文曰缺環曰鑄漢舊儀曰其斷獄者印為章也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

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漢官曰尚書僕射銅印青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

十首自黑綬以下綬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字之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丁字漢儀

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線五采四百首長二尺詔所下王綬冒亦五采上下無差諸王綬四采

冒白羽青黃去線二百六十首長二丈二尺公主

王侯絳地紺纒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二千石

青地桃華纒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

二采八十首長一丈七尺黃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

以為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為不敬二千石

綬以上禁民無得織以粉組皇太后詔可王綬如所下

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

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

寸東觀書曰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纒綬公侯

印紫纒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

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

尉中郎將諸郡都尉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

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

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

中宮工家僕雜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穴從

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司農部丞部國長

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

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

黑綬諸署長揖擢丞秩三百石諸秩十石者其丞尉皆

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

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

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

或四百石或二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存秩者侍

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

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

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

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纒下皆深

衣制徐廣曰隱領袖緣以條翦菴茵簪珥耳璫垂珠簪

以璚瑁為櫛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
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鐻左右一橫簪之以安齒結諸
簪珥皆同制其櫛有等級焉

皇后謁廟服紺上卑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
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
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毛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

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璚瑁又加

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
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
黃金辟邪首為帶鐻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茵黃金龍首銜
白珠魚須櫛長一尺為簪珥入廟佐祭者皂絹上下助
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
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
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綠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

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緹

縹而已公列侯以下皆單綠襪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

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襖閨綠加上之服司馬相如夫人賦曰

重甸始以為襖注云葆下旒也則襖之容如旒旒也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

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

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原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

宜集舊事儀有秩品當傳萬世元聖德臣以為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約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

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

祀皆冠長冠阜繒袍單衣絳線領袖中衣絳綺練五郊

各從其色焉

贊曰車輅各庸旌旂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敬報

情尊尊下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縟

後漢書卷四十一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劉玄傳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

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

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微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郡尉游微後來用調羹味

游微大怒縛極數百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四十一

劉傳

一

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

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菀而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芍鳧菀此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新

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鳧此續漢書作符管新

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

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

日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

林山在今荊州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

當陽縣東北也州牧某史闕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

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

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趙武等復遮擊之鈎牧南

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劉攽曰案馬

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遂攻拔竟陵竟陵名屬江夏郡故城轉擊

雲杜安陸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

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

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

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平林

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眾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

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

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卽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爲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大液池中臺也爲水所漸潤故以爲名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

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初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父吏各驚相視李松

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也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

尹尊為郎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

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

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多著繡面衣錦袴襪褵諸于罵詈道中

褵褵諸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

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也長安為之

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公

傳曰炊軍帥將軍

劉歆曰案是時多置軍帥鄧禹傳亦作軍帥將軍此當作師豫章

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

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春秋漢舍莘曰三公在天

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為帝佐以巨綱

紀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

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

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而當

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

人望其毗益萬分與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

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

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刃而使之

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

美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擊淑詔獄自是關中離

悉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

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

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

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

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

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

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

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

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蕩

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椹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隴州湖城縣之間松

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

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

間曰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

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

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

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

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擐以拒之擐音子侯反續漢志

日新豐有鴻門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

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虜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

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

作飲食為虜其俗語曰虜臘伏虜音丑于反虜音

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

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

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

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

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

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

同謀乃竝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

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

連戰月餘臣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洛門至周廟門

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臣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

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

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

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諸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

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

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

本或作千或作丕

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

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

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

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

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

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

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

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

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

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

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合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合之眾輕黠謂輕銳桀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旄之

所為及擣與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穎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大山式人式縣名中城陽景王章之後也高章

帝孫朱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

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

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為游傲犯罪

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

乃益釀醇酒買刀劔衣服少年來酤者皆除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
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
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
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
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
責反力可益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
也相類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
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
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
遂斬之以其首祭于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
起兵於莒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

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

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劉放曰案逢字從年音龐

傳內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

皆誤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釋

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因擊王

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

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

名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

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

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

汎相稱曰臣人

劉放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水

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

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

實稱巨人也今此為臣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

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

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

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

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戰敗

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汝

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

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

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

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

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擊殺河南

太守赤眉眾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

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

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

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齊星前書曰兩道俱入三年正

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

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

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諫

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益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

何故為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

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

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

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

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更始

陰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去

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

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

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

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

案吏當為史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

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

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

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

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陸

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

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蔽衣
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
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
覆也續
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
其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
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赤頂幘一
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綦履文
也蓋直
刺其文以乘鮮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
油屏泥於軾前絳襜絡
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
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
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
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
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

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二輔黃圖曰
宣平門長安

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

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謹諱也謹
音火完反拔劍擊柱不

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
也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

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

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
書於簡冊

謬誤者以刀削而
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
已名也各

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儻
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有亦
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

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日格

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踰宮斬關入

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

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

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

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

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

服鮮明

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

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

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

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

綬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

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

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

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

曰此寧式侯事耳

劉恭為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

恭惶恐起去盆子

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

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

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

無所離死

離避也

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虛啼

同敬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

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

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
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
餘口赤眉會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
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
猛盛眾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
班輪青蓋左右騂
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
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
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
近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
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半為匣
下至足綴以黃金縷兩之為玉匣也故赤眉得多行在

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郿夷郿夷縣屬
右扶風也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
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

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

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橐街中三

舊事曰長安
城中有橐街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

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

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

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

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

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
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
空白骨蔽野遣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
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隨道復
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
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
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
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
湖州湖城縣西
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
於峭坂也在今洛
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

遂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
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
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
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
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
洛州福昌縣東鄜元水經注
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
勢狀同熊耳有宜陽西也帝令縣尉賜食眾積困餒
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
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
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又
蚩瘖也又
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貌也詩曰佼人僚今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汚井竈溺音奴甲反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劉放曰案文當云攻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謂天位也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乃食均輸

後漢書卷四十一終

後漢書卷四十一終

後漢書卷四十二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精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
 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竒數術任
 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
 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
 武仲自稱劉子與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

郎緣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謾者嘗下殿卒僵須

更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

趙飛也偽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與年

十二○劉放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與此少一子字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

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

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

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即會人間傳赤眉將度

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與以觀衆心百姓多

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

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即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

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

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放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

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

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解形河濱

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

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

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徒

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

即位趙官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

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以助

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
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親
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
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
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
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音豆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栢人不
下議者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
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
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

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書滿

作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

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
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
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
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
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開門內
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末傳

劉末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

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為王

莽所誅更始即位未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未

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

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

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

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

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

定齊地未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

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未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

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未初陳留人蘇茂為更

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

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未軍中不相能茂遂

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未未以

茂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未

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

及妻子未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

軍救未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未走保

湖陵三年春未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為海西

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

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

迎永反音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

茂建走鄧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

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

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

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

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

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

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

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

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在今兗州龍丘縣西北也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

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

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

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

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

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

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

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

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

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遣賊亦
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
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
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
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
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
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
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
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帝至蕃蕃音皮又音麥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

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

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

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

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

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龐萌

走保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治皇立石以爲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

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

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

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進盡

獲其妻子劉放曰案文多一進字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

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
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方
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
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
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
郡王闔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闔為檄曉喻吏人
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
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

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

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

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

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寘廣寘廣音兵甲

日盛王闔懼其眾散乃請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

兵引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闔按劍曰太

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

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闔關

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

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

王步即殺隆而受末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
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末死步等欲立末子
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以奉本
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眾心且
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
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
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
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
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兩
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

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帝之者愧之甚帝
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
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
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亦請劇降八
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眾
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莽
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
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
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
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閔

三輔黃圖曰未

央宮有宣德殿闕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

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

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

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

始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

如都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

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

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

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

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

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

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眾數千人

屯瀉山攻殺安風令瀉山安豐許縣名屬廬江郡瀉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曰案傳作

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楊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

議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

而降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瀉山人共生為

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

容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

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

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二人○劉歆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

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

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

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

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

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

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

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

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

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

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

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

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邺

鄆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

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

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

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為北道
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
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曰夕入謀議時人語曰
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及莽篡位
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卽
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
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
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質穀質易也
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武二
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

蓋延等書盛言浮在狀在謂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
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
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
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
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
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况
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
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微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
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
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

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

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

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

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

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羸祖冠憤踰城見徒指之

之不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

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

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

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

奴婢各置一處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又以寵

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寵急呼曰

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

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

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

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

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

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

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寵及妻

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旦

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
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
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

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

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
皇后生三子遭江克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
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
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

誰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

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

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

軍西平王

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

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

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

後匈奴中衰

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呼韓邪單于降漢入

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今尊

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

句音古侯反

芳與兄禽弟

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

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

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

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

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

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

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

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

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

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

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

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

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

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

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為名下有鐫羌侯即其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

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

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

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

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

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

兵革竝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承

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

下聖德高明躬率眾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

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

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

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貸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

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

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

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

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駁

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

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

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今秦州伏元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

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

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

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况其

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

遠圖哉劉放曰案文國上少一因時擾攘苟恣掘強謂

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也前書伍被

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山發

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畏憚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閉而幽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昌芳

梁齊連鋒梁王劉永張步寵負強地據魚憲縈深江

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方

國伏於光武也

卷四十二終

